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S/1997/674
29 August 1997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97年8月28日

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谨递交所附苏丹共和国外交部长阿里·奥斯曼·穆罕默德·塔哈先生阁下的信。

部长在信中对载于S/1997/517号文件中的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的信作出反应,该信声称苏丹参与所谓的暗杀厄立特里亚政权总统的阴谋。

苏丹政府再次最强烈地谴责厄立特里亚政权试图歪曲苏丹形象。苏丹政府谨提请国际社会,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注意,该政权对苏丹的仇视已达到何等程度。

厄立特里亚政权外交部长的信毫不可信。信本身就明显表明这是厄立特里亚政权与苏丹恐怖主义分子--厄立特里亚收容和庇护的所谓民族民主联盟(民盟)--勾结编造的故事,它是由天真而外行的连基本逻辑也没有的人导演的一出低级趣味的闹剧。

苏丹外交部长的信揭示了S/1997/517号文件及其附件中厄立特里亚政权提供的资料的矛盾和错误。本信并附苏丹在1996年和1997年非洲统一组织雅温得首脑会议和哈拉雷首脑会议上散发的声明。这些声明是为回应厄立特里亚政权在该区域讲坛上进行的污蔑运动而分发的。

我还想谈一谈厄立特里亚信的附文二中的说法。所谓被告的所谓供词起初是用阿拉伯文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所用的是苏丹阿拉伯土话。凡了解这种土话的人都可清楚看出,原文许多地方上下不接,没有逻辑。但是英文本没有反映出所谓“供词”处处表现出的含糊不清和不连贯。

苏丹政府认为,厄立特里亚信件不值得安理会注意。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理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埃尔法蒂赫·埃尔瓦(签名)

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1997年8月27日

苏丹外交部长阿里·奥斯曼·穆罕默德·塔哈先生

答复S/1997/517号文件所载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信的信

1. 谨提及以1997年7月5日S/1997/517号文件分发的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其中涉及所谓苏丹暗杀厄立特里亚政权总统的阴谋。我感到不得不对该信及其附件作出反应。

2. 苏丹政府对上面提到的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的信不感到奇怪。厄立特里亚政权长期以来一直挑动对苏丹制造麻烦,并不断通过传播毫无逻辑、不可理喻的指控来破坏国际舆论。这些指控不值得尊敬的安理会注意。该政权完全了解这些指控既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任何证据。

3. 厄立特里亚政权企图通过其外交部长的信,误导国际社会以为存在着针对其总统生命的苏丹阴谋,其实这个政权才是不断威胁整个区域的和平、安全与稳定。该政权声称信奉国际原则,却自己违反了一切国际准则和法律,尤其是《联合国宪章》和《非统组织宪章》,从该政权的无数做法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4. 我们谨提醒国际社会,该政权同劫持了两架苏丹民航飞机的恐怖主义分子勾结,为他们提供了庇护和保护,把他们认为是战斗员而不是恐怖主义分子。这公然违反了《1970年关于制止非法劫持飞机的海牙公约》第7条和《1971年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蒙特利尔公约》第7条,1994年11月规定不得给予恐怖主义分子政治庇护的联合国宣言,以及1996年的《东京公约》。不仅如此,厄立特里亚当局还拘留了被劫持的苏丹飞机上的一些平民。我们还想提请注意厄立特里亚政权所采取的空前未有的步骤,即将苏丹政府所有的在阿斯马拉的苏丹大使馆大楼交

给所谓的苏丹武装反对派,这显然违反了《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条款。

5. 苏丹政府当时不断向尊敬的安全理事会递交关于许多这些一再发生的违反事件的报告,现总结如下:

(a) 厄立特里亚政权支持厄立特里亚总统自己组织和监督的苏丹反对派别和南苏丹武装叛乱运动会议。这些会议旨在推翻苏丹合法政府。苏丹恐怖主义派别反对苏丹人民的运动,在阿斯马拉得以合法化。苏丹政府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S/1995/522和S/1995/569号文件)说明了这些事件的详情;

(b) 厄立特里亚政权在厄立特里亚建立军营训练苏丹恐怖主义分子。它容许他们的领导使用各种媒介设施。众所周知,这些武装团伙从厄立特里亚领土出发,到苏丹领土内进行军事行动。此外,我们一再指出厄立特里亚政权总统公开承认说他支持苏丹恐怖主义分子没有任何限制。这是空前未有的违反规定国际关系基础原则的一切区域和国际宪章,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第二章第四条。这些事实已在当时向安理会报告(S/1996/358号文件);

(c) 厄立特里亚政权不但包容苏丹的破坏分子和恐怖主义份子并向他们提供后勤、军事和传播媒体便利,让这些部队侵入苏丹东部边界地区以及攻击卡萨拉、阿布加莫尔、哈马蒂阿特、加拉达、阿瓦德、托卡、哈马舍克雷布、梅迪锡塞和阿鲁马。这些部队还埋设了以平民为目标的杀伤地雷,结果炸死了数十名无辜平民。这些行径详情已在S/1996/1007号和S/1997/11号文件内向安全理事会说明;

(d) 厄立特里亚政权在其敌对苏丹的行动上,竟至于从厄立特里亚境内发射萨姆-7型导弹,将一架在苏丹境内边界地区飞行的苏丹直升飞机击落,导致该机机组人员丧生。这一事件详情已在S/1997/2号文件内向安理会报告;

(e) 厄立特里亚政权最近对苏丹进行的攻击中使用了坦克、装甲车、各种口径的大炮、火箭筒和防空武器,目标是占领苏丹的托克尔市和切断苏丹港与喀土穆之间的主要公路。这个事件的详情已向安理会递送S/1997/271号文件说明;

(f) 厄立特里亚政权在蔑视和挑战国际和区域舆论上达到了新的高点:国际大

众传播媒介报导说,厄立特里亚政权的领导人在埃斯马拉的一次讨论会上供认厄立特里亚部队正在同苏丹叛军并肩作战。他并表示,厄立特里亚政府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要推翻苏丹政府。他也承认厄立特里亚部队在对抗苏丹军队的战事中遭受伤亡。这些不负责任的声明,结果导致法国新闻记者吕特·西蒙被厄立特里亚政权拘禁,因为她报导该讨论会的会议情况,向全世界揭露了该政权的真正面目。苏丹已在S/1997/342号文件内向安理会报告了此一事件的详情;

(g) 厄立特里亚政权继续对苏丹进行侵略,并为此继续集结其部队于苏丹-厄立特里亚边界,并由机械化部队予以支援。我们在S/1997/395号文件内已将这些行径报告安全理事会。

6. 厄立特里亚政权的无能和失败非常明显,这尤其表现在它妄图针对苏丹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有充分证据的事实提出狡辩。该政权甚至不否认它的侵略行为,也不否认它向它所监督的恐怖主义份子和破坏份子团伙提供无限制的支助。该政权只会引用苏丹的俗语,使用含糊的措词,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些模糊的说法,以欺骗安理会。它不是认真地、负责任地讨论该政权受到的指控的实质内容,而是向安理会提出一堆空洞文件,使安理会成员浪费时间。

7. 苏丹在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厄立特里亚政权持续不断的侵略行径和违反最基本的国际行为准则的作法的同时,并不打算逃避答复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信中所谓的刺杀厄立特里亚总统阴谋一事。苏丹只想向国际社会表明,厄立特里亚对苏丹的侵略和厄立特里亚给安全理事会的信是一致的。事实是,厄立特里亚在安全理事会中不断对苏丹提出指控,是一种宣传行动,配合它在边界地区的军事行动计划。厄立特里亚领导人惯于在对苏丹领土进行军事侵略之前提出指控,以证明其军事行动是有理由的。这正是苏丹-厄立特里亚边界的目前实际情况,厄立特里亚正在该处集结其部队,并宣布针对苏丹城市和道路采取新的军事行动。

8. 在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的信及附件中,厄立特里亚政权企图使国际社会相信苏丹图谋杀害厄立特里亚总统,但明智的读者必然注意到这个文件在幼稚地诽谤

苏丹之外,是全面地谴责厄立特里亚政权。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的这封信向安全理事会公开招认,被告是渗透进入厄立特里亚,以期加入以厄立特里亚领土为基地的苏丹反对派组织,即所谓的民族民主联盟。此点载于该信第3段。厄立特里亚政权忘了这等于是它完全承认它掩护侵犯苏丹和平及稳定的武装分子。这证实了苏丹自1994年以来不断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情报。厄立特里亚自己向安理会提出的此项供认,构成有力的证据,证明厄立特里亚粗暴违反《联合国宪章》的一切原则,这种行为应受国际社会和区域组织的谴责。

9. 厄立特里亚政权所指称的由苏丹派去刺杀厄立特里亚总统的所谓内斯勒丁·巴巴卡尔·阿巴·海拉特上尉只是一个人,同苏丹政府的机关和机构毫无关系。他自从1992年2月因行为不良而以下士军阶被军队遣散以后,就没有担任任何公职或具有任何军阶。

10. 为了使安全理事会得到关于该名“被告”的资料,兹摘述他任职期间人事档案内的一些资料 and 将他遣散的理由:

(a) 1986年,该员在参加苏丹士兵入伍后基本训练期间,曾同一些其他士兵攻击一家餐馆。他们在用餐后将该餐馆老板绑起,并且殴打他。这群人都受到军方调查以及行政处分;

(b) 该员在任职于苏丹西部Um-dafoog的边防部队时曾被控收受从事走私阿拉伯树胶者的贿赂。他还偷窃一些商人的糖,因此受到军法审判;

(c) 该员在苏丹西部的Nyala抢劫一家杂货店。他被定罪并且被拘禁六个月,其后以行为不良而予遣散。

11. 该员被遣散之后,曾犯下一些罪行和恶行。警察机关存有他的许多犯罪记录,可摘述如下:

(a) 在Rehaid El Berdy镇一处赌场内,所谓的阿巴·海拉特头部被斧击,连同一些醉酒者和吸毒者一并被逮捕;

(b) 该员被控在苏丹西部边界处同武装抢匪团伙串谋,因为他的行迹可疑和拥

有来源不明的巨款；

(c) 许多商人向警方举报他，说他欺骗他们，伪称可为他们从边界地区带回货物而收取金钱，后来却没有带回货物；

(d) 苏丹西部Zalengi、Nirtiti、Rehaid El Berdy、Um-dafoog的警察局收到对该员的指控共十二项。

(e) 该员曾在其父的磨坊中工作一段时间，后因盗用一些钱父子不和。

12. 应该一提的是，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在这一名叫阿巴·海拉特的人被监禁时曾诊断过他。其报告可概述如下：

(a) 被告的犯罪史根源是因为他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他在童年就吸毒并带领一伙人滋事捣乱。他小学时因为和一位老师争执而被开除；

(b) 其家庭成员普遍犯罪，其兄Ibrahim Abakar因被控谋杀其妻而被捕，其弟因偷窃罪而受审，长兄则因冒充海关警察的一名警长而以欺诈罪受审。这些情况表明他的成长过程十分动荡，并说明了其犯罪倾向；

(c) 从他的个性分析，阿巴·海拉特喜欢出风头。他幻想自己是一位英雄，热中求名。他说他不在乎媒体谈论他，即使这会导致他的死亡。

13.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信的附文二所载内中提到从苏丹共和国总统以至苏丹军官和普通士兵的所有苏丹应负责任人员名字的所谓供词，显然是厄立特里亚凭空虚构的。它还反映了厄立特里亚政权在编造指控和策划阴谋方面完全无能，既无经验又缺乏专业知识，而且对情报活动毫无所知。

14. 现就厄立特里亚外交部长信中附文二的内容提出一些评论如下：

(a) 在所谓的供词内，阿巴·海拉特说，他在退役时是一名军士长。而他的官方档案记录则表明他被遣散时是一名下士；

(b) 该员说他于1991年退役，其后与一些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一起受训，直至1992年1月1日。按照厄立特里亚政权的说法，该员是在军队受训的，这与阿巴·海拉特在同一文件中的说法矛盾，他说他是在被吸收入公安部之后才受训的；

(c) 阿巴·海拉特指出,他是1991年因家庭原因而退役的。官方文件则证实他是1992年2月因行为不良而被遣散的;

(d) 该员说他出生于1965年,而他的官方档案则表明他是1968年生于Zalangi;

(e) 该员还说 he 于1982年加入苏丹武装部队。但其官方档案显示他是1986年2月13日加入的。

15. 根据苏丹机构收集的情报,被遣散的下士内斯勒丁·阿巴·海拉特是从苏丹前往厄立特里亚在那里加入设在厄立特里亚的所谓苏丹联盟武装部队的。这些部队招募被苏丹军队遣散的军官和士兵。厄立特里亚政权外交部长的信中无耻地说:

“...海拉特上尉的伪装于4月20日被民族民主同盟揭穿...”

而不是被厄立特里亚的安全机构揭穿的。信中还说:

“...按照计划,这次刺杀由海拉特上尉亲自实施,办法是于1996年11月14日渗透进厄立特里亚,混入苏丹反对派联盟‘民族民主联盟’”。

16. 我们着重指出这些矛盾(还有其他的矛盾不列),目的是表明厄立特里亚政权和苏丹反对派代理人在编造这一荒谬的故事时甚至不想费力去引用他们选来进行反对苏丹政府阴谋的这个人的正确资料。然而,由于想象力贫乏,他们在编制计划和杜撰故事时竟利用一个思想狭隘,所受的最高教育是连小学都没上完,而且还因行为不良被学校开除的人。所谓的联盟部队领导人前准将Abdel Azziz Khalid在答复设在伦敦的阿拉伯报纸《生活报》有关阿巴·海拉特命运的提问时所说的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说阿巴·海拉特到底是一个苏丹公民,他不会受到任何审判并将继续与联盟部队在一起。

17. 厄立特里亚政权对国际社会的厚颜无耻,到了不可想象和无法接受的地步。它企图令人相信一个简单的未受过教育的人会被任命为苏丹安全机构的上尉。并在苏丹所有国家机构中行使无限的权力。这个人在所谓供词中声称:

(a) 他负有关于国家安全和危及世界所有国家、特别是苏丹邻国和平与安全的重大任务;

(b) 他是苏丹成千上万名上尉中唯一一个能够经常接触包括共和国总统在内的

苏丹所有高级负责人员的上尉；

(c) 他知道苏丹政府和各级安全机构上至这些机构的领导人下至其普通士兵的机密；

(d) 他熟知由一名很有经验的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卡洛斯执行的危险的恐怖主义行动，这名恐怖主义分子现正由国际社会审判，他被安全机构在喀土穆拘捕，并被引渡到法国受审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

(e) 他参加了苏丹政府对以安全原因拘押的政治犯进行的一切审讯。他还接触了由苏丹安全机构进行调查的所有档案。

18. 厄立特里亚政权不仅仅贬低苏丹政府的能力，还进一步嘲笑国际社会，贬低其智慧。它想让大家相信，苏丹当局雇用一个没有完成小学教育并且对厄立特里亚毫无了解的人，派他去执行一项“危险”任务。关于这点，可以看看所谓的供词(中文本第24页)：

“...按照指示，我接到另一个任务，就是前往厄立特里亚。我对这个任务有点不安，因为我完全不清楚厄立特里亚...”。

此外，根据厄立特里亚的说词，阿巴·海拉特只受训三个月，苏丹政府只用1 000美元和700万苏丹磅(相当于4 000美元)就决定渗入厄立特里亚在其领土内包庇的苏丹武装反对派，以颠覆厄立特里亚和暗杀其总统！任何神智清醒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幼稚故事，更不用说安全理事会成员了。

19. 厄立特里亚政权可任意编造，可任意引述它所庇护的武装反对派团伙的人的话。它可喋喋不休地提出它对苏丹政策和恐怖主义的意见，以期欺骗区域和国际公众舆论。但是，它无法令国际社会相信它渴望区域安全和稳定，和尊重睦邻友好关系和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凡有见识的人今天都知道该政权对整个区域的和平和安全构成威胁。这个事实已经从本区域其他国家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现实情况和问题得到证明。然而，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由于某些国家本身的考虑，没有向安理会提出：武装侵略；侵犯国际上承认的边界；追寻、绑架和谋杀在邻国领土的厄立特里亚反对派人士。

20. 安理会各成员均了解苏丹一本其在关于恐怖主义方面的传统作法、一贯态度和坚定的立场,将继续遵守国际规范和文书。遵守睦邻友好与和平共处原则,并尊重别国的选择,同时期待自己的选择获得尊重。虽然厄立特里亚政权编造关于苏丹策划谋杀厄立特里亚总统的故事,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曾在苏丹得到庇护达三十年之久,他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苏丹的传统使其不会作出这种事。

21. 苏丹继续庇护成千上万厄立特里亚难民,因为厄立特里亚拒绝这些难民回归。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完全了解这一情况,而且十分清楚知道厄立特里亚政权拒绝这些难民遣返和拒绝缔结关于这个问题的协定。此外,该政权还采取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行动,将难民专员办事处驻阿斯马拉代表驱逐,并加以羞辱。驱逐国际官员的作法已经成为厄立特里亚政权政策中的一个模式。

22. 厄立特里亚政权指控苏丹策划谋杀厄立特里亚总统的阴谋,这完全表明该国始终致力毒化区域气氛,使苏丹转向次要的斗争,挑动非洲国家反对苏丹。浪费安理会成员的时间,并浪费联合国的有限资源。苏丹已拒绝所有这些指控。并重申所谓的被告与苏丹的机关和机构没有任何关系。

23. 苏丹再次拒绝接受厄立特里亚给安全理事会信的内容,同时,它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促使厄立特里亚政权遵守文明行为,并遵守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原则,尤其是在世界上这个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冲突和战争之苦的区域。

外交部长

阿里·奥斯曼·穆罕默德·塔哈

附件:

1. 苏丹代表团于1996年在雅温得举行非洲统一组织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分发的声明。
2. 苏丹代表团于1997年在哈拉雷举行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期间分发的声明。

附录一

(原件: 英文)

苏丹代表团于1996年7月10日在雅温得发表的声明

厄立特里亚代表团“小心谨慎地”以其领导人的名义向本次首脑会议的与会者分发了一项声明,对苏丹及其人民提出荒谬的指控,这是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政府惯用的转移注意力的手法,而且,令人遗憾的是,这也是该政府试图毒化目前在雅温得普遍存在的非洲健康气氛,同时,这的确也是如同该政府在前几次首脑会议期间所做那样,继续无耻地对非洲国家领袖和非统组织进行众所周知的污辱。

苏丹认为,如果所有非洲国家都谴责厄立特里亚过去一再使非统组织的会议分散精力,无法实现真正目标的动作,那么,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会醒悟过来。在我们可爱的非洲大陆上,许多人均希望通过时间的推移,厄立特里亚政府会在行动和行为方面变得成熟,而且该政府将会停止行为不负责任的作法。不幸的是,厄立特里亚所分发的声明明确地表明,尽管非洲国家想要为协调和团结地共处以实现理想目标而书写新的篇章,但是,厄立特里亚政府却决心要玷污该篇章。

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代表团在该项声明中竟敢谈到所谓苏丹采取颠覆行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政府在这方面的记录无疑是众所周知的。其在国内外的作法使得厄立特里亚成为关押其公民的一个大监狱,并且陷入持续不断的内战和与远近邻国的战争。由于厄立特里亚采取冒险的政策,当今它已对区域和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下面是一些无需再加说明的例子:它对苏丹采取的公开宣布和众所周知的政策和颠覆活动--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领导人对英国广播公司明言,厄立特里亚对苏丹反对派和反叛分子的支持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它对邻国吉布提采取的扩张政策;它参与破坏索马里的行动;它给本区域带来严重后果的“新地图”;它对也门哈尼什岛的占领;以及它在红海的冒险行动。因此,必须再度

呼吁厄立特里亚醒悟过来。不应再采取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作法,非洲不能再卷入这种作法,因为这种作法无疑将会破坏争取和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努力。

令人感到惊讶而且可笑的是,厄立特里亚的声明居然载有关于苏丹人权问题的恶毒指控。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政府想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再去注意它拒绝接受其本国难民的自愿回返,它有选择地接受那些忠于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难民遣返,而且它拒绝苏丹关于由苏丹、厄立特里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签署一项三方协定的要求,以便利在苏丹约100万厄立特里亚难民的回返,这些难民返回家园的基本人权遭到其本国政府的剥夺。除了这种有选择性遣返的政策之外,还在厄立特里亚国内对Konama, Baza Blain及Afar部落采取种族歧视政策。厄立特里亚政权谈论苏丹的镇压政策,是想使非洲甚至整个世界忘记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政府对厄立特里亚领袖的谋杀,以下只是其中的几位领袖:

- Abraham Twelde
- Haile' Girza
- Mohamoud Hasab
- Osman Ageeb

苏丹总统在向非统组织本届首脑会议的发言中表示,苏丹将致力于睦邻友好关系,并加强其与所有邻国的关系。苏丹的发言明确支持目前经过改革的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打算要通过对话解决各国之间和各国国内的冲突。厄立特里亚的声明明确表明,厄立特里亚对于政府间发展管理局的整个努力缺乏严肃态度和政治意愿。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苏丹为表示诚意,完全支持厄立特里亚提出的担任政府间发展管理局执行秘书职位的候选人。

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政府不应再破坏本区域的稳定,它应该知道,不采取这种行为是对其本身以及对整个区域均有利的。

附录二

(原件: 英文)

苏丹代表团于1997年6月4日在哈拉雷发表的声明

厄立特里亚领导人对非洲统一组织及其成员历来采取卑怯的态度,如今再次逃避这一非洲会议,另外“小心谨慎地”分发声明,攻击本组织创始成员之一苏丹。厄立特里亚领导人贯于一年一度令人作呕地对一个邻国横加侮辱,这暴露了其扭曲的心态和坚持污染本届会议的健康气氛的用意。本届会议已发出明确信号,表明需要本着新的精神和态度去迎接非洲大陆的严峻挑战并处理优先事项。而就在此时此刻,厄立特里亚领导人却反复故意游离于整体之外,也许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厄立特里亚领导人通过攻击他人,可以掩盖自己在国内外犯下的不得人心的、无耻的滔天罪行。

目前,厄立特里亚对本区域以及对整个非洲大陆都是一个严重破坏稳定的因素。这一事实在整个非洲众所周知。厄立特里亚公然宣布打算入侵苏丹,庇护从事破坏和暴力的盗匪和杀手团伙,不断侵犯苏丹领土,具有区域野心,曾经破坏一些红海国家的稳定,公然违反《非统组织宪章》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多次试图破坏振兴发展局的精神,所有这些都说明厄立特里亚领导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态心理毫无疑问威胁到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

厄立特里亚国内局势无疑不需说明,孤立的少数派政府当权;2万多名政治犯受监禁;厄立特里亚处于恐怖之中,引起分区域全体人民的切实关注。作为一个新生国家,却把资源浪费于散布仇恨和扩大混乱的行动,实在令人遗憾。与此同时,厄立特里亚领导人还对自己国家逃到国外的难民采取无耻的态度,不让他们返回。有选择性的遣返,由厄立特里亚领导人垄断,产生了消极影响。最近,厄立特里亚领导人驱逐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代表,这一行为深刻反映了厄立特里亚领导人对境外本国难民

的真正意图。厄立特里亚的政策是迫害和屠杀逃到邻国的厄立特里亚难民。这是一个可悲的现实。在厄立特里亚领导人的指示下受害的人和被屠杀的受害者与日俱增。

所谓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的历史也无需说明。这是一个由一名独裁者领导的专制组织。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还谋杀了自己的一些领导人,其中包括军事指挥官Ibrahim A'fa。这名指挥官是在厄立特里亚领导人亲自策动的一个阴谋中被谋杀的。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是一个一人说了算的组织。其领导人对包括创始成员在内的任何其他他人毫不尊重。最近外交部长以及难民专员及其副手被撤职只是些例子。

苏丹对遭受磨难的邻国厄立特里亚人民的确感到同情。对非洲来说,现在时间已到,应该对付厄立特里亚政权对非洲大陆的稳定与安全构成的威胁。苏丹无疑有能力进行自卫,以抗击一个疯狂的政权。也许厄立特里亚的声明为非洲大陆作出自己的结论提供了另一次机会。

- - - - -